

曹瑞峰 匠心铸就电工梦 扎根一线三十年

■白建平 刘阳

从一名普通的矿山工人,成长为黄岗矿业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从业三十年来,他坚持扎根生产一线,立足工作本职,勤奋好学,传承工匠精神,多次为企业解决了难题,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了电路方面的能手,为企业生产经营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天带大家一起走进自治区级劳动模范、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好”员工——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

一大早,刚起床的曹瑞峰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被同事叫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曹瑞峰的同事告诉记者,热心肠的老曹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他们学习。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同事们都会向他“取经”和寻求帮助,在同事们眼中他既是值得信赖的“战友”,也是遇见困难时第一个伸出援手的“好大哥”。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破碎班班长马建立:“他工作非常积极,从技术层面来讲,技术也非常过硬,技术非常好,评价也挺好的。生活上面来讲,有啥事给他一说,他都能积极帮助。(工作)哪块不懂了说哪块有毛病了,你给他打电话,就帮我们解决问题。”

曹瑞峰1994年参加工作,20出头的年龄便进入了黄岗矿业,细数曹瑞峰的工作履历不难发现,他不光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还同时具备丰富

的工作经验。迄今为止,他负责的电工班班组数十年里从未出现过任何安全事故。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在1996年二期选厂投入生产,在破碎车间负责破碎班班长。在2000年,调入咱们二区选厂电工班,开始从事电工作业。在2006年的时候,调入三区小锡矿,负责咱们电工班跟检修班的班长,在2008年的时候是三区选厂投入生产,负责咱们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一直到现在。”

2000年前后,企业正值发展黄金阶段,黄岗矿业二区选厂建设的如火如荼,曹瑞峰所在的电工班仅有成手电工三名,请假一名,学徒一名。曹瑞峰在这种人力物力匮乏的时候奉命安装二区选厂破碎辅助系统,同时还需要保证厂房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当时这个安装是因为我是干过的,当时是非常有难度的,一般是白天干一天,晚上加班加到十一二点,一直还是持续了20多天将近一个月,把破碎系统装完,一直到试车成功,我当时也是白天干,晚上就是再现拿书本研究这些东西。”

临危受命在曹瑞峰的工作生涯并不少见。2006年黄岗矿业三矿区开始建设,当时在三矿区现址有一个

私营的锡矿,被黄岗矿业一并收购,为了狠抓效益,尽快投产,曹瑞峰又一次接到了规定时间内完成锡矿电路检修工作的硬任务。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当时他这个厂房建的时候是它这些个电缆防护装置,电缆就是随地铺设,有一部分设备都是老化陈旧,当时由于转车时间紧非常有难度,还有再就是白天上班,晚上也是加班加点,反正抓紧整理。”

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加上自己好学钻研的工匠精神,让曹瑞峰对矿区每台机器的内部结构都了然于心,在每日的检修工作之余,他热衷于研究机器的运转工作原理,并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企业节约资金支出200多万元。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咱们辅选机加这些药剂都有腐蚀性,这些原来使的那种电动阀、电磁阀,同药剂使不住,老是(因为)药剂腐蚀,经常损坏,通过查找资料,然后把这些电动阀改成高强度耐腐蚀的气动阀,改造减少了配件的费用。”

三十年的时间让一个朝气蓬勃的男青年变成了沉稳老练的业务骨干。回忆起建矿初期的艰苦条件,再对比现在企业的发展,这位五十多岁的自治区劳模感触颇深。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来的时候住的是临时搭建的马架子,还有临建工棚,那个时候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刚开始一直到现在,工人的生活条件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加上现在公司也是一直在征集工人建议意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住宿条件,还有娱乐设施都一直在改进。”

他见证了黄岗矿业的发展史,作为一个资深的“黄岗人”,他从自身的职业出发,对新职工和年轻人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区选厂电工班班长曹瑞峰:“安全必须要放在第一位,工人一定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操作水平。在工作中一定要踏实肯干,务实求真,一定要认真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要勤快。”

“安全第一 勤奋好学 踏实肯干”,这是曹瑞峰多年来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座右铭,他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铸就不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榜样就在身边

驻跸兴安八首之四

■清·爱新觉罗·玄烨

六月浮尘净,高居暑气消。
千山低接帐,万木迴凌霄。
地拥边沙阔,天临塞曲遥。
封章达行在,银烛秉凉霄。

赏析： 连漪

据《赤峰史》记载,康熙帝自1680年起,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定期北巡。他除了视察边疆防务外,还会在每年秋天率领各部官员、王公贵族组成庞大队伍,长途“拉练”,到木兰围场习武秋猎,史称“秋猕之典”。他一生共参加了48次“秋猕之典”。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末至闰六月上旬,爱新觉罗·玄烨在兴安大岭(现赛罕坝一带地区)以及南侧的兴安山地驻跸时,曾作《驻跸兴安八首》,该诗为第四首。

六月京城暑至,而兴安峰巅,苍翠葱茏,空气清新,登高而立,凉风习习,炎热即来即退。与京城的酷暑难耐相比,兴安岭就如清风穿过官殿,于是诗人一览天下的豪迈之感油然而生。

站在兴安之颠,才知道安扎帐篷的山峰,与兴安岭的高度相比,竟如同谷底。

就连兴安山巅的一草一木都像箭矢一样倒插入遥远的天际。一个“迴”字,道出了兴安岭的奇险高远。远望沙漠辽阔无际,边塞牧歌在山巅回荡,似是从天际传来,飘渺悠扬。

“封章达行在”,封章,指“言机密事之章奏皆用皂囊重封以进”。亦称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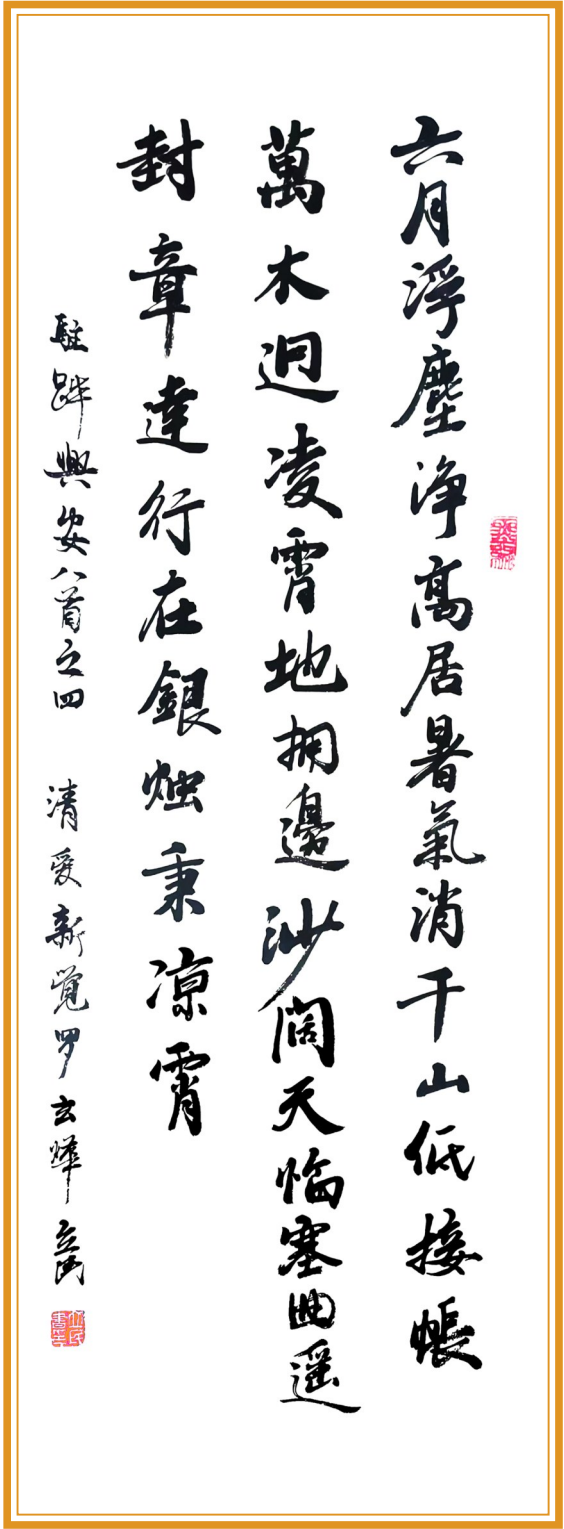
因山势险峻,夜晚在兴安岭秉烛研讨军机秘事,无人敢来窃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最后一句“银烛秉凉霄”与首句“高居暑气消”相呼应,都间接描写了兴安岭的高险和凉爽。

整首诗看似写兴安岭的高耸险远,其实是帝王“登山而小天下”的一种暗喻。清康熙年间,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出现了百姓安宁的盛世兆头,所以诗人才有心情登高望远,显示帝王一统天下的威仪。诗人在写《驻跸兴安八首》时曾秩序曰:“迨我列祖,肇握乾符,恢廓天绪,德威所被,四十八部,罔不倾心内附。古之阨脱,今隶方輿。癸亥夏六月,奉太皇太后避暑来游,驻跸于此。”如是,帝王执笔赞颂兴安的诗作从此问世。



电脑制图 于永波



书法 张立民



她笑了

■宇宙地小学 陈瑶

我呢,很喜欢画画,喜欢上美术课,更喜欢美术老师。每到美术课的时候,我就非常地高兴。

还记得,在一次美术课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一张画稿,那是一张关于写真的画,线条非常复杂,但整体是那么的美观……

我拿起铅笔,一边观察画稿,一边画。整幅画的大体轮廓被我画得差不多了,这时老师过来了,看了一眼我的画,又看了看稿,不动声色地走过去了。

该描边儿了,我拿起勾线笔,认真真地描,一会粗,一会细,线条的变化也很重要。这时,美术老师又走过来了,笑眯眯地说:“这里要这样画。”她边说边画,“看,这样是不是感觉好多啦? 你试一下。”我看着老师画的,又重新试了一遍。老师点了点头,微微一笑。

当我把画交给老师时,她看着画,又看着稿,一个线条也不放过。

几分钟过去了,老师放下了手中的东西,看着我,笑着说:“嗯! 不错!”她笑了,我也笑了。

美术老师的那一笑,是我努力过的结果,是对我画的画的肯定! 这一笑,温暖了我的心。



散文

昨夜星辰昨夜风

■向再春

我家住在白岔河的一条支流旁边,那条河叫古鲁班图鲁川,是西拉沐沦河的二级支流。古鲁班图鲁,意思是三个山包儿。这个地名正好点明这里多山的地貌特征。这条河川是支岔众多的白岔河其中的一岔。以蒙古语命名,可见这里曾经是塞外的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川中可以种植玉米、葵花、黍子、豆类、牧草;也可以种小麦、莜麦、荞麦等杂粮。改革开放以前,小河两边的山山岭岭,到处都是被牛羊踩成的羊肠小路,纵横交错,就像村里老人皴裂粗糙的皮肤。山上草木稀少,岩石裸露。千沟万壑沟汉纵横,一阵大雨之后,洪水汹涌而下。浊浪滔滔,转动着河里的巨石,冲刷着河边的土地。人们眼睁睁看着两岸高出河面的土崖,带着不苗,轰然垮塌,跌入河里,被浪涛冲走。河道越来越宽,河边的土地越来越少。有时候,河水里还漂浮着从上游冲下来的猪屎,岸边冲倒的大树,随波逐流,一路东去。只有那些生长多年的老榆树,弯腰驼背,老干虬枝,巨大的树根盘根错节,深入地下,牢牢地抓住岸边的石头和泥土,顽强地站在那里,互相守望,对抗着洪水的冲击。洪水过后,河水变成一条清浅的小溪,我们光着脚在水里捞鱼、摸虾,荒芜了无数个金色的日子。河道里到处都是青黑色巨石,如卧牛,如睡犬,因此这条川也叫黑石滩。乡亲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那时候说的是人多力量大,家里劳动力多的,日子还过得去。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仅能求得温饱而已。哪里有钱买什么奢侈品呢?

我们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祖上日子过得好,有些积蓄。他家的柜上,靠墙摆放着一架古老的座钟,有一两尺高,上圆下方,像一尊弥勒佛。那上边镶嵌着金银宝石,看起来金碧辉煌,非常洋气。给它的发条上足了劲儿,它就滴答滴答地响起来。圆圆的钟面上,那一长一短两根针就一快一慢地走起来。到了整点,它会先“吱呀”一声,发出一个预警信号,接着就“当——当——”地响起来,到了几点就响几声。这是我最早见过的钟表,那悠扬的钟声似乎还敲响在我的记忆深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王熙凤的屋里,被那个西洋进口的大座钟的响声吓了一跳。我也曾经对这东西充满好奇和敬畏!

既然一般人家用不起这东西,那么只能依靠日月星辰来估计时间。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有个少年玩伴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家里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午定时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其它时间为了省电池,就不打开。有几个孩子也凑过去听,他们抬头看看太阳,低头看看日影,估计差不多了,就打开收音机,里边立即传出单田芳那略带沙哑却很入耳的声音。一般来说差不了几分钟,我也曾叹服他们估计时间的精准程度! 至于其他干活的人,就不必精确掌握时间,比如牛倌和羊倌。早饭后出去,太阳落山回来就得了,谁在乎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呢?

后来,农村时兴起了几大件,就是车子、手表、缝纫机。不管是谁,只要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时不时地抬起手腕,动作有些夸张地向上伸一伸胳膊,露出腕上的手表,看一看时间,旁边的人就问几点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大家眼里的有钱人,身份顿时无比高贵。还有的人故意高调,干脆挽起袖子,把手表露在外边,银光闪闪,要是再骑上一辆自行车,叮铃铃地按一下车铃,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那就更加惹人羡慕。要知道,那时候的手表差不多都得一百多块钱,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不够。这东西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只有在心里羡慕的份儿。

如今,小康社会里的我们,买一块世界名表也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我已经不想戴手表了,我嫌戴着它费事儿。再说手机上、汽车上、大街上到处都有钟表。别墅、游艇、私人飞机的时代,谁还拿一块手表来炫耀呢?

我家第一块能用来准确计时的手表是父亲花了二十元买的一块电子表。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很多人看到了商机,这东西就出现在市场上了。我十八岁那年,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他把这块手表送给了我。当我把它戴在手腕上的时候,看到那层金属镀膜已经磨损殆尽,那灰不溜秋的样子我并没有嫌弃。小小的液晶屏上显示着漆黑的几个数字,还有中间跳动的两个小黑点,我觉得它还是很有用。毕竟可以让我不用去看墙上的挂钟,就知道上课下课的准确时间了。我可以准时地拿起那个铁棒,到校园里敲打那个挂在木杆上的大铁钟,向孩子们发出上课下课的信号。

带给我巨大惊喜的,是两年后父亲从乡里供销社花了三十五元钱,给我买回来的一块手表。这块机械手表,是真正意义上的手表。干净明亮的表盘上,三根表针按着自己的步伐有序运行,铮亮的金属表带绕在手腕上。特别是每一个计时刻度下都有一个黑夜可以发光的荧光点,那一圈儿绿莹莹的光点曾照亮我的无数个漆黑的夜晚,让我安然入梦。夜里只要醒来,我就摸出放在枕边的手表,看一看它那莹莹的绿光,放在耳边听一听它那滴答滴答的声响。那叮叮咚咚、清脆悦耳的金属的声音,胜过世上所有美妙的音乐。这块表陪伴我好几年,直到后来我师范毕业,回到乡村中学任教。有一次我把这块表交给一个学生让他替我管理宿舍,哪知道他偷着把表拆开,弄坏了。现在我还觉得十分可惜。

如今,机械表、石英表,价值几千元,我也不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就是一个计时器而已。我的手表常常扔在角落里被遗忘,因为到处都有计时的东西,特别是寸步不离的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到时间。谁还整天戴着一块手表呢? 即便是世界名表劳力士,也不会带给我们那么多的幸福感了吧!

一分钱没有憋倒英雄汉。我一个表叔,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表婶的老爹喜欢喝酒,有时候也会来他家住几天。可是他们竟然买不起一壶酒招待老人家。后来日子渐渐富裕了,可是老爹早已作古。表婶常常为这个叹息不已,说他老爹要是能活到现在,想喝多少酒我也有啊!

人的悲哀之处在于,在我们最渴望得到的时候,没有条件;等到有条件得到了,却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年龄段了。譬如牙齿好的时候没肉吃,有肉吃的时候却没牙齿了!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正当其时地做你该做的事,不留遗憾,才是理想的人生。

昨夜的星辰,即便再灿烂,也已经是昨夜的了,那么就让它随风而逝,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今天的太阳、星星和月亮。泰戈尔说:“如果你因为失去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和月亮!”如果我们曾错过了什么,也不要叹息。不为昨天的失去而后悔,也不为明天是否获得而担忧,好好地活在当下! 用心做好今天该做的事。如此,安好。